

限

充氣娃娃之戀

劍城曜 著



第 1 章

一早起來就見老天爺陰著一張臉，空氣中隱隱帶著潮濕的氣息，一副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樣子，鳶淳騎著車，猶豫到底要不要掉頭回家，否則若等一下大雨滂沱而下，就算緊急穿上雨衣也很難不淋成落湯雞。

五月中旬，即將入夏的中台灣，高氣壓籠罩，降雨機會不高。偏偏這幾天，氣溫慢慢高了起來，空氣悶熱不流通，午後常有雷陣雨。鳶淳只能在心中默默祈禱，希望自己今天運氣不錯。

想起早上電話預約面試的內容，鳶淳更加不安。究竟自己該不該赴約，心底總覺得哪裡怪怪的，是不是該先和誰商量一下呢？這時，鳶淳突然討厭起自己的鐵齒，明明智慧型手機對她不會造成經濟上的負擔，她硬是不肯跟隨潮流，還是用著傳統手機。聽隔壁王太太說，智慧手機有一種叫 Line 的軟體，可以隨時和朋友甚至網友聊天，非常的方便。此時若有這樣的手機在手，應該輕易就找得到人商量吧？



若是問先生，他絕對叫自己不要去應徵這種不明職缺。且先生永遠是鳶淳有事情時最後一個商量對象。

「您好，我在報紙上看到貴公司在徵……那個……家庭計畫推手？請問還有缺人嗎？」送先生出門上班後，鳶淳抱著好奇及姑且一試的心態，播打了報紙上刊登的電話。

這則內容簡短的徵人廣告躺在報紙分類廣告版內勤區小小一角：
誠徵家庭計畫推手數名，意者電洽 06××000000。待優。論件計酬。

「有阿，還有缺。」電話另一端，一個清越爽朗的男聲接起了電話，聽上去十分年輕。

「那我該如何……」鳶淳才說幾個字就被打斷。

「冒昧請問一下，您幾歲呢？身高體重大概多少？」男子直接了當的說。

從開始找兼職以來，電洽時被問年齡不是第一次，但劈頭就問身高體重的還是頭一遭。

「我……24歲，」年齡就算了，問身高體重不是很明顯歧視某部分人？雖然好像社會上的現實就是如此，儘管鳶淳並未曾真正在外頭做過事。

但既然都下決心打這通電話，她決定問個清楚。



「162公分，48公斤。」鳶淳說。自己畢竟是中等身材，而且旁人都說看上去沒這個體重，算是滿有自信的。沒什麼不敢說。

電話那頭的男子聽了似乎很高興，趕忙說：「你可以直接來我們公司面試嗎？我們公司的地址是N區仁和街X號5樓。今天下午六點之前都會有人在這邊。」

當下是隨口答應了，但鳶淳還未決定是否赴約。畢竟找工作已經快兩個月了，如此積極邀約自己去面試的還是頭一次。令她很猶豫。

而且，「家庭計畫」是夫妻間的事，旁人要如何當推手？在床邊敲鑼打鼓搖旗吶喊？還是推廣保險套使用？

在想踏出賺錢第一步的心態驅使下，眼前鳶淳已在灰色天空下騎了三十多分鐘的車，經過美術館，從城市北端來到城市南端。男子口中的地址已近在眼前。

雖說先生所任教的大學就在這附近，鳶淳自己又是個土生土長的在地人，卻除了小時後和爸媽去過一次美術館外，很少來到這一帶。也沒想過先生上班的地方離家這麼遠。

結婚快兩年，先生執教的學校她一次也沒去過。也不能說是鳶淳不關心先生，隔行如隔山，鳶淳唸的是哲學，先生學的是機械，鳶淳完全無法想像那是怎樣的領域，也沒半點興趣。況且先生也很少主動談起工作上的事，總覺得鳶淳不懂，女人好好持家就好。



問了附近的路人，蔦淳順利找到男子口中的地址。

一直到轉進這街道前，都是T市知名的大路。穿梭進來後，突然偏僻了起來。四周除了一間名叫胖達的咖啡廳外，都是公寓式的住宅，連間便利商店也沒有，很不像T市市區。這間胖達咖啡屋倒是挺引人注目，二十多坪的店門口站著一隻真人大小的熊貓公仔，頭戴白色廚師帽，手上端著一盤咖啡，跟麥當勞叔叔的形式和功能很有雷同。裡頭傳出一陣現煮咖啡的香氣，但蔦淳滿心只想著等一下的面試，不想喝平時最愛的咖啡。

要上去嗎？蔦淳盯著公寓鐵門左手邊、所有住戶集中設置的信箱，五樓信箱口上貼著一張紙條，寫著「頗恩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她不禁疑惑，心底泛起隱隱恐慌，究竟什麼公司會徵「家庭計畫推手」，會不會是詐騙集團的陷阱？

男子給的地址確定就是眼前這裡，但X號是間破舊的辦公大樓，一到四樓看來都沒有使用……。六樓窗戶上還貼著出租廣告。

想起這兩個月來，自己找工作頻頻受挫，蔦淳咬了咬牙，硬著頭皮走進這棟髒髒舊舊的大樓，踏入充斥霉味的電梯，按下樓層數，前往這間古怪的公司。

自己是國立大學畢業，年紀又僅有二十多歲，找份兼職有這麼難嗎？不論超商、大賣場、加油站、速食店。蔦淳到處投履歷，但真正有機會面試的，得到答案都是三天內會有通知，然後就石沉大海。她不禁懷疑起自己，是不是能力有問題？



或是大學時代沒半點工讀經驗，完全沒接觸過社會，所以現在店家不肯聘用？

沒有人肯給她答案……。

走出抵達5F時狠狠晃了一下的電梯，鳶淳再次確認號碼，鼓起勇氣按下電鈴。

「您好……請問您是？」電鈴聲剛落，一個看上去約二十七八歲的年輕男子打開門，很有禮貌的問。

「我是剛剛有來電預約面試的陳小姐。」聽聲音，眼前這男子應該就是剛才接電話的李先生。

「妳好，快快請進。」李先生說著讓過身，示意鳶淳進門，「正好我們現場有另一位應徵者，妳們就一起和我家老大談吧。」

走進門，迎接鳶淳不是想像中有著幾張簡陋OA辦公桌的辦公室，而是一個類似個人工作室的房間，正中央是擺著兩台液晶螢幕電腦的長桌，後頭有好幾台像是錄放影機的機器分層放在鐵架上，無數或紅或綠的電線將兩者連接，桌上散亂著裝DVD的盒子。這兩台電腦似乎也不是一般家用PC，液晶螢幕的基座往前凸出一塊，上頭有十幾個各色方形按鈕和一個搖桿，螢幕旁各站著一個像網路攝影機的眼球形儀器，應是有專業用途。另外還有一些不知名的器材，有的看上去像歌手錄音室在用的設備，有的像是音響但多了幾個旋轉鈕。讓鳶淳特別注意的是，緊靠右手



邊牆壁有一面櫃子，上頭整整齊齊的擺滿 DVD，片殼上貼的標籤多是英日文或未標注。

盜版光碟嗎？她暗想。

男子引領鳶淳在一張桌子前就坐。

「請和這位小姐一樣，先填履歷吧。」李先生指著桌上放著的空白履歷，並瞥了眼臨坐正低頭填寫表格的人說。

若非男子提點，光看著打扮和髮尾服貼衣領的黑色短髮，鳶淳還真的一時看不出來身旁這位將和自己一起面試的人是個「小姐」。

真的是女生嗎？從這個角度看過去，臉部只有一個側面輪廓，身上一件深藍色無腰身的男版襯衫和墨黑色牛仔褲，胸部沒有明顯的隆起，褲筒很寬大且筆直削下，腳上一雙磨的泛白的駝色中筒馬靴，典型的男生裝束。在深藍色襯衫襯托下，她露出的肌膚更加白嫩，整體看來就是個打扮整齊帥氣，但身材略顯嬌小的男性。

女子見鳶淳坐下，抬頭對她點了下頭算是招呼，正面一看才發覺女子並不那麼像男生，瓜子臉上五官十分清秀，睫毛纖長，鼻樑秀氣而挺直，一雙眯眯眼卻有著不搭的雙眼皮，黑髮是輕微的自然捲，沒有成年男子輪廓獨有的粗獷氣息，若硬要說像男生，也是個稚氣未脫的可愛小男孩。

好可愛的小男生。鳶淳腦中自然跳出這個念頭。





由於帶著幾分戒心，鳶淳虛構了家裡地址和電話，只留下個人手機號碼。

剛停下筆，房間盡頭便傳來開門聲，一個大概三十多歲的男人走了出來。由於十分緊張，鳶淳現在才發覺，電腦後頭和其左側的牆壁上各有一扇門。

「老闆，這是來應徵的。」李先生對從後頭房間走出來的男子說。

男子對李先生點了點頭，拉了電腦桌前的旋轉椅，滑行到鳶淳和眯眯眼女生面前隨性坐下，一頭燙成大波浪的金色中長髮像剛睡醒般恣意亂翹，刁著一根煙，一副不修邊幅的模樣，很不像一般主管高高在上的作風。

被稱做老闆的男子將鳶淳和她身旁的眯眯眼女生仔細從頭到腳審視一遍，跟著若有所思的看看鳶淳又看看眯眯眼女生，沉默了數分鐘，然後又將兩人重新由上到下看了幾次。

就在鳶淳覺得空氣恍若凝結，有點透不過氣時，他陡然拍了一下大腿說：「太好了！你們倆就是我這次要找的人。我要的就是這種感覺！恭喜你們被錄取了！」

「等等！那工作內容和待遇呢？所謂論件計酬到底怎麼算？」中性女生搶著問道。她的嗓音一點都不低沉沙啞，略有厚度但仍十分的女性化。

彷彿忽然想起似的，這老闆這才說明起職缺的來龍去脈。

原來這是間專門拍攝A片的地下工作室，由於台灣禁止公開拍攝及販售A片，所以產出的片子都外銷國外。公司名稱「頗恩」正是取英文成人電影porn的音譯。



是間已經營兩年，出片數十部的獨立製片A片公司。主打小成本大製作，有別一般市場的銷售管道，固定的工作人員就只有身兼製片及導演、場布的老闆和負責剪輯、燈光及後製的李先生，另外還有一個掛名的編劇，定時提供劇本，本身不在這間公司上班。若劇本供應不及，老闆也常下海跨刀，反正A片的劇情本來就很簡單。而演員則從網路和報紙上招募，若銷路不錯就會持續合作，但因為台灣太保守，就算片子不在台公開販售，此類演出也游走法律灰色地帶，大部分演員都不願在此工作上久留。所以幾乎一有新片開拍就要重新招募人員。

「所以你要我們拍A片？」看眼前這個帶有藝術家氣息，像是畫家、攝影師又有點像混混的男人解說半天，熹淳終於按耐不住，衝口問道。

「是的。」男人點點頭。

「那為什麼不乾脆寫誠徵AV女優、男優？」眯眯眼女子接著問，語氣沒有熹淳那麼激動，顯得十分冷靜。

「因為台灣的法律禁止拍攝A片，公司在登記的時候也是以別的名目，我們身為地下工作室，當然不方便公開招募演員。但你們想想看，很多夫妻做愛之前不是都會看A片助性，所以A片演員就是家庭計畫推手也沒什麼不對吧？」老闆有些得意的微笑道，好像對自己的說法感到很滿意。

「那酬勞呢？」眯眯眼女子急切問道。





老闆眼睛放光，興奮的對鳶淳和眯眯眼女子解釋，這次要拍的是一部女同志A片，演員只有三個人，拍攝地點就在他剛才走出來的房間。片長約四十分鐘，預計五到六個工作天可拍完。若順利的話可能更快。片酬一萬五千元，服裝全部由公司提供，錢拍完馬上現領。說著他從李先生手中接過劇本遞給兩人。

眯眯眼女子不動聲色的接過，迅速翻閱了起來，而鳶淳則因為反應不過來而怔愣著，拿著劇本的手懸在半空中。

好不容易回過神，鳶淳陡然站起，將劇本塞到站在一旁的李先生手中說：「抱歉，這個工作我不能接。」接著奪門而出，方才載她上來的電梯還停在五樓，她很慶幸的按了按鈕開門衝進去，在電梯關門的前一秒，她從即將關閉的電梯門縫中看到那個眯眯眼女生拿著劇本追了出來，慌亂按下按鈕想延遲關門時間，口中焦急喊道：「小姐！等一下，妳聽我說句話好嗎？」

但鳶淳還是快了一步，電梯關上了門，將她往一樓送去。

早知道不該來的，什麼「家庭計畫推手」?!說的那麼好聽，真是見鬼了。看著電梯的樓層數5、4、3、2、1下降，在封閉的小空間裡，鳶淳清楚聽見自己心臟咚咚亂跳的聲音。

剛走出電梯，鳶淳聽到一旁樓梯傳來有人奔跑下樓的腳步聲，她覺得有點害怕，深恐是那像流氓的老闆要以暴力脅迫自己下海，趕忙拔腿往大樓門口跑去。



正當她剛跨出門，身後追上來的人一把抓住她手腕。

「等一下好嗎？拜託。」眯眯眼女子氣喘噓噓的說。看來她剛才來不及進入電梯，遂爬樓梯從五樓衝到一樓，腳程也夠快，居然追上搭電梯的鳶淳。

看她追的這麼拼命，鳶淳決定聽聽看她想說什麼。

而且此時外頭已下起了大雨，豆大雨點撞擊地面的聲響環繞音效般將人包圍，耳邊全是嘩嘩水聲，現在衝出去騎車無非自虐。

鳶淳最討厭雨天在外行動。反正是雷陣雨，等等就停了。

「可以拜託妳和我一起拍這部片嗎？我月底前需要一筆錢，現在剩不到十天，眼下這是唯一能在短時間內賺到現金的方法！」眯眯眼女子直直看進鳶淳眼裡，哀求道，黑眸滴溜溜打轉看起來像被遺棄的小動物，十分惹人憐惜。右手仍抓著鳶淳纖細手腕不放。

「可是……。」

見鳶淳猶豫了，眯眯眼女子連忙補充：其實我剛失業，一時三刻找不到工作，偏偏月底前又有一筆錢一定要匯出。所以你一定要幫我！

其實鳶淳很喜歡剛剛被告知錄用時，那種被立即肯定的感覺。而且就那老闆所言，這也不是什麼犯法的工作。只是……。如果先生無意間「欣賞」到這部片，發現是自己老婆主演的。不過既然片子不在台販售，先生看到的機會不大，不過他時





常出國發表論文，要是有個萬一……。

「可是我是個家庭主婦，如果被先生知道我拍了這種片子……。」鳶淳面露為難之色，她實在不敢想像。

「你不用擔心，」眯眯眼女子翻開劇本，「你看，我剛剛很快翻了一次，第二女主角帶著面具，全程只露出嘴巴。其實誰來演都是一樣的。」

鳶淳沒有說話。

「雖然我們今天是第一次見面，但這一定是某種上天安排的緣分。拜託你就幫我這一次好嗎？」眯眯眼女子再次懇求，黑眸中閃爍誠摯的光芒。

鳶淳生平最不擅長的就是拒絕別人，因為害怕看到對方失望的樣子。況且如果真如眯眯眼女子所言，眼下一時還真找不到拒絕的理由。

就這樣，鳶淳半推半就的答應了。

簽完合約，隔天馬上開拍。

第二天早上來到公司時，鳶淳發現片場多了一個看起來像大學生的年輕男子。

由於拍片時間定在早上八點到五點，所以李先生和老闆都正吃著早餐，老闆見鳶淳狐疑的打量那個新出現的年輕男子，一手拿豆漿一手將年輕男子拉到自己身邊，搭著他的肩膀解釋道：妳和靜依應該有熟讀劇本了吧？他是我們請的工讀生，



演出充氣娃娃公司的業務。

不用說，靜依正是昨天和她一起面試的眯眯眼女孩。

劇情十分簡單，靜依扮演一個陽剛型女同志。她網購了一個真人比例的充氣娃娃。從送貨人員手中接過裝充氣娃娃的紙箱，她很興奮的拆開，戴上附贈的試用品——3D隱形眼鏡，接著將娃娃放到床上，開始親吻並撫摸她。摸到胸部時娃娃幻化成真的女生——蔦淳。兩人瘋狂做愛起來。性愛結束後，送貨人員按了電鈴，原來他是充氣娃娃公司的業務，隨娃娃附贈的試用品是公司研發出來的新產品，有著非常神奇的功能……。

「來，我們先拍有你的第一場和第四場。」老闆慢吞吞吃完飯團和豆漿，隨手抓了抓亂澎澎的金髮，對工讀生說，並要李先生和靜依各自就定位。

此時最裡面那間房間門口已經清出一個空位，讓攝影機拍攝業務送貨的鏡頭時，工作室的專業設備不至於入鏡。

「Action——」隨著老闆一聲令下，拍攝工作正式展開。

第一場進行的很順利。蔦淳在一旁看著，只見攝影機的拍攝畫面上，先是抱著大紙箱的業務按了房門口的假電鈴，接著靜依打開房門簽收貨物。單一鏡頭，沒什麼難度，對話也很簡單。靜依和工讀生一次完成。

「很好很好！」負責掌鏡的導演兼老闆深深吸了口煙後拍手喊道：「靜依你是



天生的演員，表情和台詞都很自然。到第二場和第三場重頭戲的部分，就請你多多引導鳶淳了。」說完看了下站在一旁的鳶淳。

雖然拍的是A片，但畢竟是閱人無數的導演，居然看的出自己沒什麼演藝細胞？鳶淳暗驚。

接著跳到第四場，還是業務跟靜佺兩人的戲份。

在這一場裡，送貨人員要跟靜佺表明自己是充氣娃娃公司的業務。而靜佺剛剛使用的拋棄式3D隱形眼鏡是公司新研發出來的高科技產品，鏡片含有某種南非毒草的粹取物，戴上後會從眼膜吸收，產生視、聽、嗅、味、觸等多重幻覺。搭配公司特製的充氣娃娃使用，就能和使用者夢想中的對象有場精采決倫的擬真性愛。一副隱形眼鏡的迷幻藥藥量只有半小時到一小時。一副要價兩千元，問靜佺要不要買一盒回去享用。並將自己的名片遞給靜佺，說這新產品是他負責的，請他多和朋友推廣。因為產品含有迷幻藥成分，未免觸法不便公開銷售，只能私底下做口碑。

這場業務的台詞很多，工讀生有點緊張，台詞又沒背熟，吃了很多次NG，就這樣拍了一個上午。

吃過便當，有工讀生的場次已經結束，老闆付了酬勞欲將他打發走，男大學生卻沒有離開的意思，和老闆聊了幾句後仍舊留在現場，鳶淳也沒多想，因為接著就是她和靜佺兩女的重頭戲了。



出乎意料的意料，後面那間小房間裝潢的很高雅，鋪著木質地板，和外頭那間堆滿設備和雜物像儲藏室的感覺截然不同。房間布置十分乾淨整齊，像一間出租小套房。雙人床外左右兩側僅有兩個人可迴身的距離，木製的床頭，左邊擺了個小茶几，上面有盆不知名的盆栽。床頭右邊則是立式檯燈。牆上左右對稱的掛了兩幅油畫，內容不怎麼樣，應該是便宜貨。

在床前和右側分別架上一台攝影機、一台燈光，老闆不知從哪裡拿出一只真人大小的充氣娃娃，讓它躺上雙人床的其中一個枕頭。接著和靜佺不知說了些什麼，並和李先生使了個眼色，就開始拍第二場。

只見靜佺拆開剛才業務送來的紙箱，畫面 zoom in 到充氣娃娃身上。靜佺在導演指導下，脫掉方才收貨時身穿的男版 T-shirt 和短褲，剩下胸罩和四角內褲，開始親吻起充氣娃娃。

這是鳶淳第一次看到充氣娃娃，其膚色幾乎與真人無異，材質看起來是橡膠包覆海綿，胸部並不特別大但是腰身和四肢纖瘦而勻稱，過肩的黑色長髮下五官不太好看，雙眼緊閉，雙手輕輕從兩邊扳開私處，好像期待些什麼。

但見靜佺很老練的一邊撫摸娃娃頭髮一邊專注的親吻，然後向下吻到它脖頸、鎖骨，跟著將頭埋到娃娃雙乳中間，兩手溫柔揉搓起它乳房。

就算沒有導演指導，她也能夠作的很好吧？鳶淳不禁懷疑，眼前這女人是否拍



過類似的A片，或是有使用充氣娃娃的經驗。

「好，咯。」導演說。和第一場一樣，這場和充氣娃娃的對戲，靜佺也沒吃幾次NG，兩三下就拍好了。「第二場就到這裡，接著就是本片的賣點了。大家先休息十五分鐘，等下再繼續。」

「靜佺和鳶淳，你們兩個趁這時間培養一下默契，然後複習一下劇本。等會兒就看你們了。」導演吐出最後一口煙霧，隨手在煙灰缸裡捻熄煙頭，轉頭對靜佺和鳶淳說。

看了下錶，鳶淳發覺已經是下午兩點了。

聽命於老闆的話，鳶淳和靜佺接過李先生遞來的小矮凳，在房間的一角相鄰而坐。

「妳好像很有演戲經驗。」喝了口礦泉水，鳶淳先開口。

雖然在答應靜佺接拍這部戲後，兩人有稍微聊了一下，但彼此現在連泛泛之交都稱不上。而等一下，自己即將和眼前這個女子有親密接觸？鳶淳驚訝於眼前事實的荒誕。自己和她，不過認識一天多一點點。然後就要……

靜佺搖搖頭否認，「我從沒做過相關工作，連國小上台演話劇都沒有。但我學什麼都很快，一教馬上會。」

因為只看得到靜佺側面，她修長的眼睫顯的更為纖細。若留長髮，做女性打扮，



眼前的她會是什麼模樣呢？真令人好奇。鳶淳暗自想像。

接著兩人聊起彼此之前做過什麼，靜佺說她多是做服務業，知名服飾店、大賣場，西餐廳也有。而鳶淳很自卑的說自己是家庭主婦，一畢業就結婚，什麼都沒做過。

「所以我現在真的很緊張。」鳶淳絞緊了雙手。

「別怕」，靜佺笑著拍拍鳶淳肩膀，「我會帶你的。我很有經驗。」

「你不是沒演過戲嗎？」鳶淳很疑惑。難道是使用充氣娃娃的經驗？

「喔，」靜佺笑了笑，眯眯眼拉成一條直線，「我是說和你比起來，我有很多工作經驗啦。」

不知道為什麼，在靜佺安撫下，鳶淳似乎沒有那麼緊張了。

由於要接替充氣娃娃的角色，鳶淳一開始就要躺在床上被靜佺撫摸胸部。

鳶淳身材很好，C罩杯的胸部搭上纖細腰身，長直髮瀑布般散落在肩頭和胸口，蜜色肌膚在清一色為豹紋的床單和枕頭襯托下顯的格外誘人。

接續第二場的內容，靜佺將頭埋在鳶淳乳間，雙手輕柔撫弄雙峰，接著就開始舔吻起鳶淳的蓓蕾。

「阿……。」靜佺含住鳶淳右邊粉紅色蓓蕾，並以舌尖輕舔時，鳶淳忍不住輕





呼出聲。先生從不曾以溼濕的舌頭觸碰自己雙峰上高點，此時由一個女人來做，她居然忍不住呼吸急促，下腹部也瞬間通過一股電流。且此時靜佐左手正溫柔握住她左邊乳房，不時摩娑。雖然先生也會這麼做，但靜佐身為女人特別細膩的肌膚帶來截然不同的觸感，和先生男性粗糙的膚質不同，讓鳶淳一陣戰慄。

太荒謬了。自己怎麼會在這時有生理反應，對象還是個女人。而且……。現在是在工作阿……。兩邊可是各有一台攝影機在拍攝呢！鳶淳腦中一片空白。

靜佐移動身體，讓吻從鳶淳的乳間、腹部、肚臍，下腹，鼠蹊部邊緣，慢慢一個個往雙腿間落下，就在靜佐輕輕翻開鳶淳腿間大小脣瓣，並讓舌尖舔上她陰蒂時，鳶淳感到莫名害怕，伸手將靜佐一把推開。

太舒服了……。這種舌尖碰觸陰蒂的觸感。同時鳶淳瞬間感到莫名恐懼，自己竟被一個短髮女人捲進如此性慾漩渦裡，偷窺從未看過的禁忌世界。而且……。而且……。張開雙腿讓她替自己口交，還讓兩個男人、一對鏡頭從不同角度拍攝。這太瘋狂了。

「咯咯咯！」老闆停下拍攝大吼道，「鳶淳你把靜佐的頭推開幹麼？你看過充氣娃娃把主人推開的嗎？」

鳶淳怔愣了一下，從快感和恐慌混雜的情緒裡回過神，房裡被忽略的濃重煙味重回鼻腔。她連忙道歉，靜佐也在一旁幫著陪不是。



就這樣，在靜佺很努力主導，而鳶淳總是NG連連的狀況中，結束了第一天的拍攝。

第二天一早，從第三場重新開始。

導演提醒鳶淳，這是專業表演，不要參雜太多私人感覺。還有小李的那台攝影機會適時 TAKE 兩位女主角的臉部或身體特殊部位，所以就算鳶淳帶著面具，也要隨時注意自己 CUE 她看向二號攝影機的手勢。

今天比昨天好一點，但在靜佺替鳶淳口交和指交完，再次親吻她時，鳶淳因為不自覺瞪大了眼睛而吃了NG。

對於靜佺手指的進入，鳶淳還可以接受，因為先生偶爾興起也會這樣，但女人的手部動作和觸感溫柔許多。

「喀！」導演喊完NG，拉高牛仔褲褲管蹲下和床齊高，將煙圈一個個吐到鳶淳臉上說，「鳶淳小姐，你平常接吻也都瞪大眼睛嗎？」

鳶淳覺得很委屈，若和自己演吻戲的是個男人，自己會很自然閉上眼吧？

但是，跟女生接吻很奇怪吧？自己從未想過……。

眼前這女人就這樣將雙脣覆上自己的，舌頭很自然伸進來和自己糾纏。她這輩子從沒這麼近看過一個女人，近到眼裡只裝的下她放大的半張臉。而且……。在靜佺和自己雙舌交纏後，自己居然不覺得噁心，反而像掉進一個流沙坑，心神一直被





她往口腔裡吸去，一次次下沉再下沉，不自覺恍惚起來……這能不叫她瞪大眼睛，看看眼前有什麼妖魔鬼怪？

「當……。當然不是。」鳶淳用力搖頭，尷尬的否認。

「那就給我投入點！我要的是兩個女人彼此享受的感覺，ENJOY -- ENJOY！懂嗎？」導演好像在教小朋友功課，手舞足蹈的，語氣非常激動。

重要的第二場戲就這樣拍了四天，兩人裸身在床上翻來覆去不停搏鬥，多數是鳶淳吃NG，少數也有一兩次是靜佺的演出不如導演預期。

好不容易，在開拍後的第六天，靜佺和鳶淳經過四天多的排練和磨合，並在拍戲空檔不停培養默契，終於在第三場上一氣呵成。

畫面上的充氣娃娃由鳶淳取代後，靜佺先是舔吻鳶淳胸部，跟著替她口交起來。見鳶淳開始呻吟，靜佺將手指緩緩放入鳶淳體內，同時舔著她陰蒂。隨著進出節奏越來越快，鳶淳所扮演的角色到達第一次高潮。

接著靜佺飾演的角色除去身上胸罩和內褲，兩人又是一陣深吻，鳶淳俯身到靜佺腿間，直接就將手指插入，靜佺驚叫了一聲，鳶淳動作沒幾下就將手拔出，用舌頭吸吮靜佺陰蒂，並不時將舌頭插入靜佺體內抽動。

幾分鐘後，靜佺在鳶淳的舔吻下看似達到高潮。兩人很自然的將大腿和身體麻



花般糾纏起來，又熱情深吻了好一會兒。

靜佺從左邊小茶几上拿起一個穿戴式假陽具套在自己身上，拿起一旁的潤滑液，擠出一些塗抹假陽具，另一些抹上鳶淳私處。從靜佺的角度俯瞰下去，鳶淳美麗而神祕的地方宛如上了一層楓糖，加上原本的愛液，透亮的液體滴落到床單上，令人十分垂涎。鳶淳仰躺著，維持張開大腿的姿勢，讓半透明假陽具順靜佺的挺進滑入體內。

不比A V男優差的電動馬達，靜佺快速前後擺動臀部，雙手抓住鳶淳腰身，身下的假陽具在鳶淳腿間不斷進出。

假陽具黑色的帶子緊緊綁住靜佺挺翹有肉的屁股，此時靜佺已全裸，宛若穿著一件合身的丁字褲，丁的下半個字緊緊掐入白皙股溝，黑與白的強烈對比十分刺激。

假陽具在透明的矽膠表層下有根橘紅色內蕊，只見它連結了兩具女體，靜佺的膚色如蛋殼般潔白，鳶淳則帶點蜜色，兩者不停碰撞，靜佺的下腹一下下衝擊鳶淳臀部，時而整個拔出再一口氣連根沒入，鳶淳的粉紅色穴口微微翻開，流淌著淫靡的液體，泛著誘人的光澤。陰柔與陰柔的結合，震撼出視覺上難以言喻的美感。

愛液和著潤滑劑不斷流出，沾濕固定假陽具的三角布料，靜佺讓鳶淳翻過身擺成狗爬式，愛戀的拍了拍又親吻鳶淳細緻臀部後，抓住假陽具從身後再次一吋吋的





進入鳶淳，隨著進入的動作，靜佐俯趴下身子和鳶淳身體相疊合，舔吻鳶淳光滑的背部肌膚，讓鳶淳感到陣陣酥麻，發出觸電般的呻吟。

兩人就這樣變換了好幾個姿勢瘋狂進出，直到鳶淳演的角色終於在靜佐有力的腰部動作間到達高潮。

最後，在一次又一次瘋狂又纏綿的深深熱吻後，結束了激烈的床戲。

第六天傍晚，全片四場都拍完，只剩下後製的剪接工作，當然靜佐和鳶淳也拿到片酬。

剛入夜，兩人走出大門，騎樓上，靜佐問鳶淳，「要不要一起去吃個飯？算是慶祝完工。」

鳶淳從包包掏出機車鑰匙，「不了，我還要去趟超市，這幾天都沒空去買菜。晚點沒東西煮宵夜給先生吃了。」

靜佐露出失望的神色，但馬上提起精神跟鳶淳道別。「很感謝你和我完成這個工作，這樣我月底就不用愁了。」

「嗯，掰掰。」鳶淳很是淡定。

和這個叫靜佐的女生，想必不會再見面了吧？雖然兩人曾有這麼親密的接觸。



靜佻道別時的微笑閃入腦海，鳶淳不自覺輕撫雙脣，回憶和她親吻時柔軟、令人迷醉的觸感，和她炙熱誘人的氣息。這些莫名深刻的感覺，自己忘的掉嗎？而且自己並非同性戀，怎會對女人如此悸動？一定是做了太奇怪的工作，精神有些錯亂。必須快點回復正常。

頂著雲朵稀疏的夜空，沐浴著銀白月光，騎車往遙遠的B區馳去，初夏時分，白天雖然悶熱，一旦入夜，空氣就轉為涼爽舒適，鳶淳在微涼夜風中甩了甩頭，想甩掉幾天以來的一切。